人文晋江

安平桥遐想

倪怡方

站在安平桥的石板上，脚下是八百多年岁月夯实的沉默。潮声自远处漫来，裹挟着咸涩的海风，拂过桥墩上的牡蛎壳，窸窸窣窣，仿佛在低语那些被浪花卷走的故事。

这座桥，曾以五华里的身躯横卧海湾，将晋江安海与南安水头连作一脉，如今虽褪去波涛的簇拥，却仍如苍龙盘踞，以石骨为脊，以沧桑为鳞，在时光的褶皱里静候一场跨越千年的重逢。

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年），泉州港的桅杆如林，商贾云集，海风里卷着胡椒与丝绸的腥甜。安海与水头隔海相望，潮涨时舟楫难渡，潮落时泥泞难行，商旅的叹息与货船的搁浅，成了海湾上最刺耳的悲歌。僧人祖派立于滩涂，望着鸿沟般的海湾，心中萌生一念：若跨海筑桥，岂非解万民之苦？他与富商黄护、僧人智渊合力倡建，募资筹工，以“睡木沉基”之法，将松木排沉入淤泥为基，再垒石为墩，借潮汐之力浮运千斤石梁。可惜天不假年，祖派与黄护未及桥成便溘然长逝，留下半截残躯，如断弦之琴，悬于波涛之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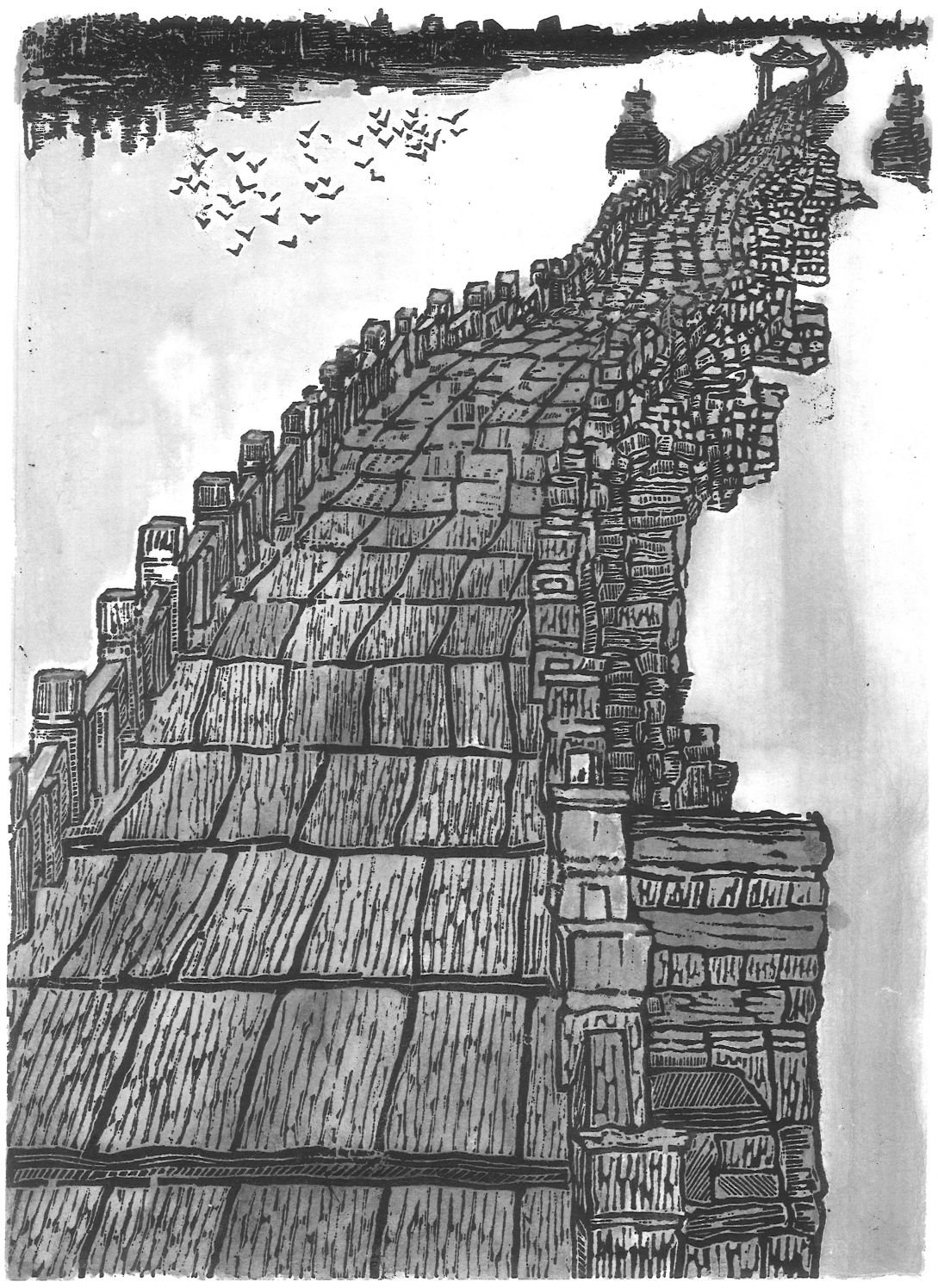
十四载光阴流转，泉州太守赵令衿接过遗志。这位曾因直言遭贬的“血性”官员，与黄护之子黄逸、匠僧惠胜续写传奇。他们以船形桥墩分流水势，以牡蛎固基抵御风浪，终在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年）将长桥贯通。自此，商旅车马络绎于途，安海港的货物经此桥直抵泉州腹地，再随帆影远播四海。桥头瑞光塔矗立如笔，为夜航的商船引路，塔影与桥身共沐月色，绘就一幅“市井十洲人”的繁华长卷。

更有乡贤故事让人津津乐道。黄护父子两代接力，散尽家财，只为桥通南北；赵令衿三起三落，仍以铁腕续写传奇；惠胜以修州学之才，将桥墩筑成抵御千年的堡垒。桥中亭前的护桥将军石像，披甲执剑，目光如炬，恰似这些筑桥者的化身。

八百多年风雨剥蚀，长桥几度倾颓。明万历年间地震摧折桥板，清康熙时海寇焚毁亭阁，至近代更因海湾淤塞，渐成“陆上桥”。郭沫若曾叹：“五里桥成陆上桥，郑藩旧邸纵全消。”昔日千帆竞渡的盛景，化作桥畔芦苇的萧瑟。

然而，文物的命运，终须系于人心。2016年，安平桥跻身4A景区；2021年，泉州申遗成功，长桥作为“宋元海洋商贸中心”的见证，重获世界瞩目。政府以“最小干预”为原则，用碳纤维加固桥墩，以古法围堰修缮，既护文物本真，亦留游客通行。桥头广场新栽的花木五十株，春来如云似霞；瑞光塔下，老者对弈，孩童逐蝶，市井烟火与历史余韵在此交融。

如今的安平桥，不仅是地理的坐标，更是文化的渡口。海外游子归乡，必来桥上走一遭，摸一摸凉爽的桥栏，听一听熟悉的潮声。那些散落东南亚的闽南语歌谣里，总有一句“五里桥头望故里”，将乡愁揉进石板的纹路。而桥下的湿地公园，鹭鸟翩跹，碧波荡漾，仿佛古老血脉中涌出的新泉，让沧桑与生机在此和解。



安平桥（木版年画） 蔡建昌

抒怀

我在美丽的清晨等你

郑桂云

当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划破天空的寂静，晨光如薄纱般轻柔地笼罩着公园，我漫步在落满鲜花的小径，静静地等着你的到来。

眼前是一片绿色的海洋：鲜绿、翠绿、墨绿、黄绿、浅绿……层层叠叠的绿意在闪烁，各式各样的叶子在发光，在跳跃，在欢笑，在对我说悄悄话。我眯起眼睛，侧耳聆听。

往前走，我在一株娇艳的天竺葵面前停下了脚步，红色的花瓣一层又一层，把花蕊裹得严严实实，叫人看不清楚它具体的模样。大地还在沉睡，而它早早醒来，对着我梳妆打扮，精心梳理自己的心情，用最好的姿态迎接我的到来。墙角处，映出它婀娜多姿的身影，如梦如幻，带给人无限的遐思。

远远望去，蒂牡花迎风摇曳，它那深紫色的五片花瓣，狭长椭圆，向外舒展，看起来像一位亭亭玉立、娇弱可人的女子。花瓣中是一根根鹅黄色的花蕊，弯弯曲曲，互相缠绕，如同在轻声低语。蒂牡花零零散散地开，这儿一朵，那儿一朵，掐指可数。阳光落在它身上，一半深紫，一半浅紫，光影斑驳。白蝴蝶在翩翩起舞。那一刻，我居然有一种误入莫奈花园的错觉。

除了我叫得出名字的花，草丛处还散落着无数不知名的小花，红的、黄的、粉色、白的……像星星，像眼睛，一眨一眨的，可爱俏皮，世界顿时被装饰得五彩斑斓，多姿多彩。我看得如痴如醉。

耳畔夹杂着此起彼伏的鸟鸣声，“啾啾啾——”唱得多动听，应该是百灵鸟刚学会了一首歌曲，忍不住出来献唱了。它唱着唱着，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，如一朵朵飞翔的彩云给葱葱茏茏的香樟树戴上了美丽的花冠。有时它们也会停止歌唱，停在高高的树枝上，睁着圆溜溜的小眼睛，扇动翅膀，凝望着我这个不速之客，估计好奇我为什么也在深情注视它吧？我们看得久了，竟也心意相通。我觉得世界万物也和我们人类一样有着相同的生命气息，它们也会思考，也会发呆，也会怅惘，也有自己的万年愁绪。

时光深处，我总觉得我好像见过它，也许在儿时，也许在少年，某一个我说不清楚的时刻。它停在我面前，像现在这样，微阳下，从它亮晶晶的眼睛里看到我自己的样子——天真、快乐。

多年前，我也曾像现在这样，带着澄澈透明的心，迈出轻快的步伐，款款地走来，俯下身子，细嗅花园里的每一朵花香，追赶那色彩斑斓的蝴蝶，吹远一朵朵蒲公英的梦想，把笑声揉进翻涌的紫云英浪里，和大自然无声无息地交流。我采撷最美的光阴，送给自己最真的祝福。无忧的岁月很美，却也短暂，不知不觉就消失在烟尘深处，我想伸手挽留，却扑了个空。

后来的后来，我只顾着向前奔走，卷入尘世的喧嚣中，在人间小心翼翼地行走，每天都忙忙碌碌，身心俱疲。我已经好久没像现在这样让心灵休假，偶尔停下脚步，欣赏沿途的风景，静听花开的声音，和自己的心灵深入地对话。

我在露水浸透的清晨等你，我在薄雾弥漫的清晨等你，等过去的你回来，等无忧无虑的你回来，等心怀诗意的你回来，和我一起漫步在这人间天堂，共享美好时光……

纪事

半城烟火半城海

乔志兵

与晋江结缘，始于十年前。本该在泉州站下动车的我，因变故只能在晋江站下车，所幸车站工作人员并未要求我补票。出了晋江站，不远处便是开往各乡镇的车站。拿着牌子的拉客男人格外热情，我就这般稀里糊涂地上了开往安海的私人客车。

拉客之旅疯狂且颠簸，男人双手在窗外使劲招手，招停即走。初来乍到，一切都如此陌生，我心中难免紧张。好在司机最终将我放在了安海六角亭，根据姐夫的描述，此地无误。路边的亭子上写着“六角亭”，分岔口一条路开往安海镇，一条开往东石。姐夫说，他们之前都在此下车。姐夫请不了假，这个亭子颇有名气，是异乡游子最后一里的指示标。

那时我清晰记得，安东路开往东石，而亭的另一边是开往安海镇区。确认了正确的路口后，我招来摩的师傅。

在安东路，我看到了捷龙超市和一家歌舞厅，也经过了恒安集团的厂门口。看上去还算不错，时不时能见到房屋和店面，也能瞧见少许农田。

在萧山村大牌坊门下，雨下得格外急。我无暇看雨，时刻警惕着周围人群和异样的眼神。姐夫骑着摩托车来了，说有两个萧山村牌坊，他在另一个牌坊等了好久。我笑了笑，在大雨中笑得欢快，坐上姐夫的摩托车，心情彻底放松。

姐姐在出租房做好饭菜，等我一起吃晚饭。姐夫接到我后便去了厂子，看到满桌的饭菜，我却不饿。不是姐姐一个劲地催促，我都不想拿碗筷。

吃完饭，姐姐立刻洗完碗，带我去看同村老乡。老乡说：“兵仔来了。”我“嗯嗯”作答。

见我用的是外省手机号码，打电话贵，姐姐便把她的手机号码暂时给我用。没想到，这一暂时使用，我至今都已用了十年。

安排妥当，待雨小些，姐姐便去了姐夫厂里，留下我一人。我拿小板凳在门口，与老乡家长里短地聊了起来，还是那熟悉的乡音。

历经一晚噼里啪啦的雨，清晨我醒来，天也放晴了，我得以安静地观察这座城市。姐姐姐夫都忙，我只能四处溜达。因怕不认路，还买了一张地图，也正是在这张地图的坐标上，我看到了“六角亭”。

地图上介绍，六角亭在抗战前便已存在，当时有人称其为“送客亭”。六角亭建于1935年，亭内门上曾写有“内市候车亭”字样。其因建于郊外三岔路口，周围没有房屋，建筑风格完全不同于闽南常见的“路亭”与“雨亭”。难怪姐夫说六角亭很出名，往来之人皆在此等候。姐夫还说，从六角亭的另一侧鸿江东路再到西路，转到新安路便能到安平桥。

吃完午饭，哥哥叫我去泉州看看他。我又一次坐上风驰电掣的私人客车。时隔一天，再看六角亭时，不那么慌里慌张了。俗话说，“一回生二回熟”，亭子周边，确有不少等车之人。因两地皆有至亲，每逢过节放假，我都会前往晋江东石，也会路过六角亭。姐姐也会带我们去安平桥走走，去东石白沙村海滩看看风景。

在安平桥，一头连着水头，一头连着安海。安平桥毕竟是中国现存古代最长的梁式石桥，故而走上许久才能到头。在古代，这座桥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。即便是现代，也时常能看到阿婆挑着蛤蜊路过，路边时常有小贩叫卖安海土笋冻。

踏着石板，我无比惊叹古人的智慧和勤劳。桥面那么大的石块，究竟是如何从山上拉过来的？如此浩大的工程，又需要多少人力财力？正如晋江这座城市的人民，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惊人的财富。

因牵挂，也因十年来，晋江六角亭、安平桥这些地名我随口就能道出，以及姐姐暂时送我的手机号码早已耳熟能详。拥有这一切，当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难事烦事时，我都会想越过晋江大桥，去六角亭、安平桥看看，看看我的姐姐和姐夫。他们会与我分享快乐，会抚慰我的心灵，在晋江半城烟火中找爱，在海边寻找诗和远方。

乡情

大坝溪的蝶变

王秀贤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有一条如诗如画的溪流，它叫大坝溪，也叫紫溪。它如一条灵动的丝带蜿蜒穿梭，承载着我儿时无尽的欢乐与美好。

大坝溪流域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一方净土，它发源于紫帽山，带着山间的清新与灵动，潺潺流淌而来。溪水清澈见底，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仿佛无数颗细碎的钻石在闪烁。溪边，是绿油油的农田，一望无际，微风拂过，麦浪翻滚，稻香四溢。那一片片稻田，像是大地铺上的绿色绒毯。其间，点缀着金黄的油菜花，五彩斑斓，美不胜收。

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坝溪上时，整个世界都被唤醒了。农妇们提着装满衣物的竹篮，来到溪边的石板上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她们一边洗衣，一边唠着家常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溪边。那清澈的溪水，温柔地抚摸着衣物，也洗涤着人们的心灵。

我常常跟随村里的男孩们，迫不及待地奔向溪边。溪水凉凉的，没过小腿，痒痒的感觉传遍全身。我们在溪里摸鱼抓虾，鱼儿机灵地在水中穿梭，可我们也毫不逊色，眼疾手快地将它们收入囊中。偶尔还能抓到几只小螃蟹，那挥舞着钳子的模样，既可爱又让人有些害怕。溪边的石头缝里，藏着许多小螺蛳，我们用小木棍轻轻一撬，它们就乖乖地出来了。大家比赛着谁抓得多，欢笑声、惊呼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欢乐的乡村画卷。

溪中的水草随着水流轻轻摇曳，像是一群婀娜多姿的舞女。水葫芦漂浮在水面上，像一个个绿色的小圆盘，偶尔还会开出紫色的小花，为大坝溪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气息。溪边的柳树垂下长长的枝条，随风飘舞，像是在与溪水嬉戏。我们常常折下柳枝，编成草帽戴在头上，假装自己是威风凛凛的大侠；累了，就躺在溪边的草地上，望着蓝天白云，听着溪水潺潺，感受着微风拂面，不知不觉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

然而，时光流转，当我读书出去后，再次回到家乡，却变得面目全非。曾经清澈的溪水，却变成了一条黑黢黢的臭水沟。河道里堆满了建筑垃圾弃渣，河道两岸地面高程较低，未形成有效的防洪体系。中下游河道断面狭窄，沿线房屋、桥梁众多，沿岸居民随意将生活垃圾倾倒河中，导致河道淤积严重，影响了行洪。受九十九溪洪水顶托影响，大坝溪下游地势较低的村庄洪涝灾害频发，村民和工业企业的财产蒙受巨大损失。看着曾经美丽的大坝溪变得如此不堪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奈与悲伤。

好在，大坝溪的污染情况已引起政府有关部门重视，治理工程终于启动了。从此，大坝溪（含截污工程）、湖盘溪、下落沙溪三条河道整治工程脚步不停，日夜奋战。工人们清理河道里的垃圾和淤泥，拓宽河道断面，修建防洪堤，铺设污水管道，将污水引入污水处理厂。经过长时间的努力，大坝溪逐渐恢复了生机。

如今，再次来到大坝溪畔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欣喜不已。溪水又变得清澈见底了，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弋，小虾在石缝间穿梭。河道两旁种满了绿树和花草，五颜六色的花朵竞相开放，散发出阵阵芬芳。沿着溪边漫步，还能看到新建的休闲步道，人们在这里散步、跑步、锻炼，享受着美好的时光。曾经肆虐的水葫芦不见了踪影，河道变得宽敞整洁。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波光潋滟，如同一面镜子，倒映着蓝天白云和两岸的美景。

大坝溪的治理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，也为村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。一些村民利用溪边的优美环境开办了农家乐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农家美食，体验乡村生活。大坝溪成为家乡的一张新名片，展现着乡村的美丽与活力。

大坝溪的美丽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，而如今焕然一新的它，正散发着新的魅力。我相信，在大家的共同呵护下，大坝溪会一直保持这份美丽，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诗与远方。

行走

走，看海去

柯远峰

寂静的夜晚，我倒头便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忽而听到窗户被敲得叮咚响。随之而来的是小伙伴们在窗外叫唤的声音：“走，看海去！”我像打了鸡血，马上换好衣服，开门与他们会合。村道上，一群少男少女浩浩荡荡地往海边走去。

那是一个很纯朴的年代，没有电脑可看，没有微信可聊，大海对于我们小渔村长大的孩子来说，是神秘的梦乡，也是精神的家园。高兴也好，伤心也罢，就连吵架都得相约到海边。听过好几次：“沙滩相等！”其实，我知道说这话的人，根本没真的去沙滩打架，就算去了，柔软的沙子也能融化彼此心中的怨气。

今晚，我们又看海来了。月色朦胧，没有路灯，远处一片昏暗，大海显得深不可测。我们只是在沙滩上走，偶尔踩上礁石，想让自己看得更远些。看来，今晚的大海早已入睡，浪花的脚步轻了不少，生怕惊扰大海的美梦。

此时已是午夜，大伙儿谈笑风生，无须担心影响他人休息，因为那声音马上就被海浪吞噬。海风吹过，拂去他们一身的疲惫。这群人中，除了我还在念书，其他人都早早走进工厂，步入社会。这个点，他们刚刚加班归来，工厂的作息时间，让他们习惯了晚睡，又或许正值青春，所以在他们脸上，看不到一丝倦意。

我很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，喜欢听他们讲生活中的事，讲工作上的事。在我看来，他们喜怒哀乐的表情都是那般可爱。现在回想，有好几次我是捧着书坐在他们当中，听着各种新鲜事的。海风继续吹着，海浪轻轻摇曳着蓝色裙摆，沙滩上的脚印被涌上岸的浪花冲淡，再冲淡……

看着彼此被海风熏得双眼迷离，大伙儿才依依不舍地上了陡坡，走回村道。

随着我初中毕业，进入师范，离家越来越远，小伙伴们也渐渐疏远了。有一回，我感叹大家少走动了，找不到从前看海的时光了。一位闺蜜有感而发：“我们来时，你都在看书，路子不同，说不到一块了。”

当时，我心里酸酸的，很难受。其实，我能理解他们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虽然我的内心从未与他们划分层次，但每个人总会给自己定位，寻找同路人。

后来，我参加工作，儿时的伙伴有的开公司做了老板，有的开店当了个体户，有的仍在家乡与海搏斗……

走，看海去！一句以前常挂在嘴边的话，一句纯真的约定：不管将来去到哪，走多远，回家第一件事，就是呼朋唤友看海去！而今，似乎成远去的风，无法实现的梦。大家都在各自工作的地方生活，更少回家了，我们像是断了线的风筝。少了海的话题，短信更短了。至此，“看海去”仿若隔世，再无人提及。

其实，这两年，我透过朋友圈知道，每个人回家乡都会去看海，有的会录下在沿海大通道跑步的镜头；有的会跟村里的海农出海，去感受讨海生活；有的如我，站立海边，眺望一海滩涂，数着点点白帆……

走，看海去！我猜，他们和我都在等待一个时机，让大伙能聚在一起。

忆旧

故里拾忆

李丁玲

我的故乡静卧在南安杨梅山脚下。青山如黛，流水潺潺，这抹山水之色，无数次在我的梦境中浮现，勾起无尽思念。

许久未曾踏上归途了，一个闲适的周末，我与姐姐相约，一同踏上了回乡之路。坐在车上，车窗外的景色如流动的画卷，飞速向后掠去。那熟悉的轮廓、陌生的细节，都在撩拨着我的心弦，心中满是对故乡的期待与眷恋。

窗外的景色如一幅幅变换的画，目光不经意间落在山上那片绿油油的田野。恍惚间，母亲在田埂上忙碌的身影渐渐清晰，记忆的时针却拨回到往昔……

父亲常年在外奔波，家中的农活便如千钧重担，沉沉地压在母亲和姐姐们柔弱的肩头。母亲是家中的顶梁柱，田间的大小事务，她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。那时，她身上混合着泥土与青草的独特气息，于我而言，是最温暖的味道。

年幼的我常跟着母亲到田里，学着搭把手。帮她擦去额头的汗珠，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记得有一回，母亲割完稻子，利落地将稻子摞起，一担又一担，那沉重的担子压得她腰身微弯。我心疼不已，执意要帮母亲分担。她犹豫片刻，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终于摞了一小捆，让我用小扁担挑回家。一路上，我摇摇晃晃，扁担两头的稻草忽上忽下。母亲在身后焦急呼喊：“囡仔，小心小心……”我却倔强地在田间小道上奔跑，还不时回头，故作轻松地喊道：“阿姆，你也慢点，我没事，我可以帮你。”那一刻，母亲脸上欣慰的笑容，与我肩上沉甸甸的担子，让我深深体会到生活的不易与母爱的深沉。

“到家了，到家了！”姐姐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唤醒。我迫不及待地下了车，双脚终于踏上这片阔别已久的土地。抬眼望去，记忆中那座摇摇欲坠的老屋已不见踪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红砖黑瓦的祠堂，庄严肃穆地伫立在那里。祠堂静静矗立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家族新的故事，可我的心中却泛起一丝怅惘。那承载着无数回忆的老屋，终究只能在记忆深处寻觅了。

祠堂前，一条小溪潺潺流淌，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。刹那间，时光仿佛倒流，我又回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。记得有一次，母亲让我和姐姐去溪边洗衣服，我们不情愿地提着一桶脏衣来到溪边。一到溪边，当我们看到晨曦倾泻在溪面上，波光粼粼，那缕阳光便驱散了我们心中的不悦。我俩蹲在溪边，将衣服浸入水中，有说有笑地揉搓。姐姐看到我那笨手笨脚的样子，便耐心地教我洗衣的技巧。我按照她的方法揉搓着，突然眼珠子一转，将水花溅到她身上。姐姐故作生气，也把水洒到我身上。我们俩在溪边嬉闹着，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溪边。

洗完衣服，捉鱼成了我们的最爱。我们卷起裤脚，小心翼翼地走进溪水中，眼睛紧紧盯着水下的动静；一旦发现小鱼的身影，便迅速伸手去扑。可小鱼十分机灵，常常从指缝间溜走，只留下两手间晶莹的水花。即便一次次扑空，我们也从不气馁，继续全神贯注地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偶尔成功捉到一条小鱼，我和姐姐便欢呼雀跃，将小鱼轻轻放入脸盆里，满心欢喜地看着它在水中游弋。

如今，杨梅山依然青葱翠绿，山下溪水依旧潺潺，可溪边已没了我们追逐的身影。姐姐的“以前这里，以前那里……”一直在我耳畔响起，然而以前的模样早已变了，唯一没变的——或许是那承载着亲情与童真的岁月吧，因为它早已镌刻在我的心底。